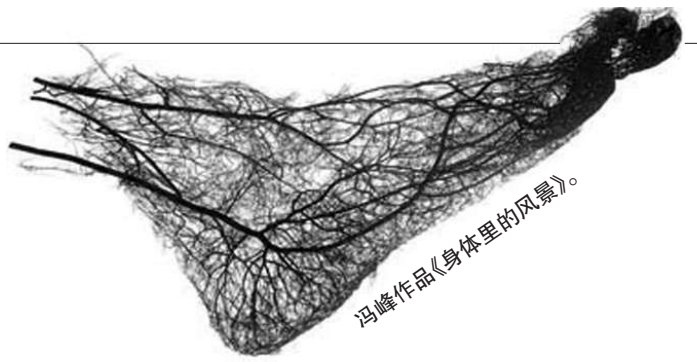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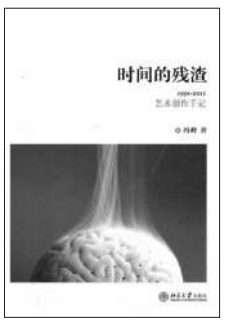

冯峰作品《身体里的风景》。

当代艺术中的实验精神

冯峰作品《金骷髅》。

常常有人问我：那些离奇古怪的当代艺术是在干什么？它究竟有什么价值？因为被问得多了，所以要去思考如何回答这些问题。在我看来，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就是实验精神。这种实验精神在任何领域都有，它的特质就是探险，而探险就是一种寻找未知领域和体验新的经验的欲望。一种寻求改变的欲望。



（冯峰艺术创作手记 《时间的残渣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
艺术随笔《残楼、海棠与老王》 金城出版社2012年6月）

关于探险

教育是训练对于生活的探险，研究则是智力的探险。——怀特海

如果说，体育是对人类身体极限的挑战和探险，那么，艺术就应该是对人类想象力的挑战和探险。

这样的类比，其实不对。因为艺术并没有极限可言。

它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程式，它挑战和探险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得“第一”。艺术没有第一。体育可以这样，比如说：跑步，你跑了十秒钟跑到了，我一个小时才跑到，这个就是体育的衡量，它只是一个单向的量化的衡量。但是艺术就不能够这样衡量，或是我们不说艺术，说生活就不能够这样衡量——归根到底，所有关于艺术的讨论仍然离不开关于生活的讨论——如果生活这样衡量的话，我们所有的男人都去追求一个女人了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爱的人。艺术也是这样，艺术跟生活是连在一起的，它更多的倾向于对生活本身的一种思考，对世界的一种认识。艺术是探讨生活的一种方式，探讨它没被发现的可能性；它是一种探讨社会、政治、爱情、食物，甚至艺术本身的一种方式。它不是一种竞技赛。所以我觉得，在我们的教育里面首先应该把这种竞技赛的观念放下。如果都是竞技赛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发现最后“第一”只有一个人。如果这样，所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去，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是厉害的，那十几亿人口就没有意义了。

我们看一帮学生，看一帮孩子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性格都不一样，这个时候，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很美好的，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精彩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把它设定成像我们体育赛跑一样，只有一个指标，一个起跑线，五十个人跑下去，总是有一个人跑第一，也总是有一个是跑最后的。但是我们发现，生活中跑到最后的那个人他也有他的精彩，他的精彩是在另外一方面，只不过不在跑步的速度上。我们每个人如果能够通过课程或是做一些东西，哪怕一段时间的工作，让自己最精彩的那个部分或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一面释放出来，他就把他的精彩释放出来了。也就意味着他的价值，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，他的不可替代的地方、他的可能性，就释放出来了。

当我们展示了自己的可能性，就展示了世界的可能性，展示了物的可能性，就展示了造化之奇，“是谓为天地立心”。天地之心，便是万物得以尽其可能性而生长生发，那便是“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”。

如果每一个人都能释放出自己的精彩，那十三亿中国人的精彩将会是一股巨大的能量。我想，那也许就是媒体常说的未来的“中国创造”吧。

关于实验

艺术家是这样一种人，他向人们固有的关于体验的观念挑战，或者向人们提供关于体验的其他信息，并对体验作出其他的解释。
——苏珊·桑塔格

艺术为什么要做“实验”？

回看人类的文明史，本身就是一部充满“实验”的历史。1752年，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经过风筝实验得到了“电”，并积聚在一个现在叫莱特瓶的容器中。也就是很多书中说的，有一个人在一个雷雨天时，在风筝上放一把钥匙，然后把风筝线（普通的棉线）的另一端连接在莱特瓶（一个拥有2个金属片，它们非常近但不接触的容器）中，得到了电荷。

当时，富兰克林的一位朋友问他：你弄这个东西究竟有什么用？在今天，已经不会再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了，今天的人离开了“电”几乎不知道该如何生存，所以才有了“野外生存”之类训练营，本来是人类原始的本领，今天却弄成了像是只有特种部队才有的超常功能。可见人类文明的进化同时也是一种退化。但在当时，富兰克林也不知道“电”会有什么样的应用。所以，他用了一个反问句回答：你说出生的婴儿有什么用？

的确，“实验”就是要探讨未知的、未发现的、还没出现过的其他的可能性，就是要开辟用想象力解决问题的生活和艺术道路。

实验不一定都会成功，也不是所有的实验都能像“电”那样成为普遍的应用。但失败也是有价值的。历史地看，如果没有那么多次的失败，飞机不会飞上天。从这个意义来讲，也就根本没有所谓的失败的实验，因为，每一次失败都是接近目的的一个台阶。

如果没有富兰克林的实验，就没有今天“电”的使用；没有布鲁诺在包豪斯对自行车把的实验，就不会有今天满大街的钢管家具；如果没有实验，我们今天可能还是住在土坯房子里，不，土坯房子也是实验出来的，从“土”到“坯”的开始也是想象力的实验。

当然，最初的实验常常是不完美的，就像米斯·凡·德罗最初对玻璃住宅的实验，开始并不舒服，冬天冷夏天热，但后来人的进一步实验慢慢地弥补了最初的缺陷，当最初的实验成为了普遍的应用和常识时，人们又会开始新的实验。

所以，每个历史时期的艺术，在当时，都具有实验的精神，在当时，也都可以被称为“实验”的艺术。

人类的好奇心，驱使着人们走向未知的领域，一个一个的“实验”链条沉淀成了人类的文明。

关于独特

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——陈寅恪

大自然中百花开放，各不相同，各有各的精彩。对“不可替代性”的追求，简单地说：就是追求不同。我们衡量艺术，衡量创造性的工作都有一个基本的标准，就是要与众不同，要特立独行；要的是独特性，而不是重复性。它一定是在强调一个不可替代性。他之所以成为他，是因为他的独特性。这个东西，在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。一个婴儿本身就有他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每一个小孩子都有性格，非常的不一样，从生下来就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里面常常忽视了这个东西，或者说，掩盖了这个东西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假如说整个教育的结果是把每个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掩盖掉了，我们不说扼杀他，我们只是掩盖它，那么这个教育是失败的。

人生的目的是幸福如何成为可能，“使用并实现你的想象力”是幸福的。

“电”被人们应用给人带来了幸福，但如果因为使用了电，最后使蜡烛和油灯消失，或者，因为使用了钢管椅，最后使木椅消失，那不是幸福，是悲哀。那是短视，是狗熊掰包米。

幸福常常体现为一种富足感。

如果只剩下一种东西，一种标准，一种口味，那是贫瘠。

贫瘠会导致野蛮，会让人绝望。我不记得，是在哪一本小说里看到的一个故事：一个农村的孩子每天跟着爸爸下地种麦子，割麦子干农活。一天，干完农活后在饭桌上，孩子问父亲，我以后是不是也过像你一样的日子，就像你一样天天下地？父亲说，那还能干啥？农民嘛，不就种地呗。第二天，孩子就用赶牛的鞭子上吊死了。这是对未来的绝望。

这种绝望，是对看不见可能的绝望，对没有选择的绝望，对重复单一的绝望，对不可能改变的绝望。实验，恰恰是为了寻找改变的可能性。

假如，真的有所谓的恒定和永久的话，那就是，“改变是永恒的”。中国最古老的书籍《易经》的英文书名，被翻译回中文时，它的名字变成了《改变之书》。

责编 曲飞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庄文湄